

容齋續筆目錄

卷第一 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泰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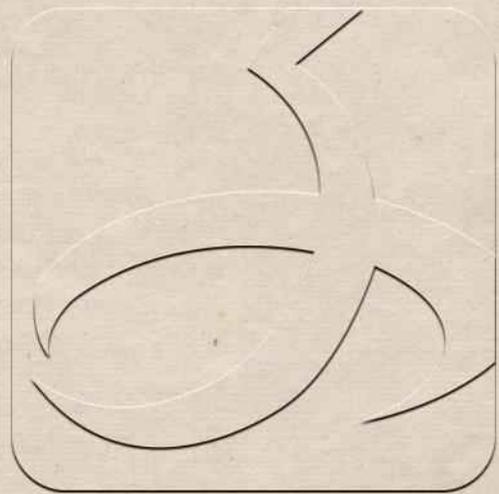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辭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伍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 十五則

蒼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辭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蕒菜

唐諸生束修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錞子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錯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倞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定

古跡不可考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貞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諱惡

陳涉不可輕

土句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杭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目錄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
 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
 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
 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
 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噫有好議論邁起謝
 退而詢之乃婆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
 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
 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
 月十日邁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旣知杞之惡己盍因其方鎮之間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貞元反

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界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畱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

爲弟已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

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

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爲行宮畱守寄聲欲聯名眾以名位不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眾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旣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合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算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

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
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
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
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
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
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畱守
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
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
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
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
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
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
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
五百九至悼其死日遺文三十軸軸金玉聲
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
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藁湮沒非一眞
可惜也

泰誓四語

續筆一
七
孔安國古文尙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句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

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
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卽重陽之語故記其在
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
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
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
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
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
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
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
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
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
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
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頃嘗因奏對
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
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旣下有司而戶部引條
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閼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

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閔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劔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怱怱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

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日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

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辭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卽墨田單縱反聞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
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
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
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
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
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
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
旬藥物陳裒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
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
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

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
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
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
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
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
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
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
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
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
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爲餽公嘗

答書云鼎之爲己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
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尙
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勛爲李公厚善及李譖逐
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
湯劑助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其某侍郎
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
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
老翁爲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
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
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二十八鹽官二十
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
空爲主船官太原有捫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遼
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
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
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息
魚復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

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
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
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
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
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其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
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
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
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
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其多國朝
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
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

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
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
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
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侍郎
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澥在崇
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
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
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
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
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
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
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
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
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
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
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
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
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

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
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
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
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
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
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
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
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
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
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騶每篇一存一
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卽
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
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
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
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
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

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桀
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
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
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
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
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爲愚遂罷顏師古注云
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東坡
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
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
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
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
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
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
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
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
甚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
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徒補謁

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

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旣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尙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旣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

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
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駭其
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
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
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
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
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
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
革卦言之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
大抵謂卽日不孚己日乃孚己字讀如矣音蓋
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予
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音日
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己音日亦有義乃言
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
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
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
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
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劔人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劔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十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蠱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

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閫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劒器行終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朱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

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
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舞馬更
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
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
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
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
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祐
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

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
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
悖挈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鵲湯馬嵬
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
元天寶閒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
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闕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
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
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

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論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畱守相公其序言

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垪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按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爲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爲說廢長立少以妾爲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爲皇太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厯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

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其
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
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
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
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
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
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矯之子騫
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
超黨於桓氏爲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
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
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
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
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
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
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
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
儀則欲六國爲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
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
十萬臨菑卽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
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
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
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
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
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
若干藝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
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駮
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疎
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
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
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
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
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
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

也是時反者卽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

既濟書之無逸詩之殷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
霸商君基秦爲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
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
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
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
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
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而事竟
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
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荊益外觀時變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
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爲記室卽
收入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
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

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旣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監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尙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諡法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諡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諡周之政尙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諡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諡以一字至威烈貞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貞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尙多有之唐諸帝諡經三次加册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諡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卽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

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卽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畱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眞圉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

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
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
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栟也箋云
名山高木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栟異亦非茂木
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籬藤
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
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
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柁斲
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
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
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
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
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
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巨墟已矣之辭是
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
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
鉦鼓鼙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踣藉取彼鯨鯢

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
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暈飛鷺晚悠悠清江
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日斑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
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尙蕭條蛟龍引子
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沉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
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
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柁開頭門巷
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
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
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
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
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
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
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
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
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
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

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
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疎鐘對休燈滅燭江
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
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
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
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
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
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

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
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
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
我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
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旣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
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
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
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
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
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爲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
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
會同爲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
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
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
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
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
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
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
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
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
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察御史
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
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
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

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開封府不爲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卽爲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高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

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畜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尙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東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未派瀾九縣大意指王

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
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

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閒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以謂補合也

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鶉儀殿陳元達諫聰怒

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

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

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

而謝之易園為納賢園堂為媿賢堂兩人之事

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

易為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閒聰之急暴且盛

怒何暇延畱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

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

是為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

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

一閒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

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

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

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

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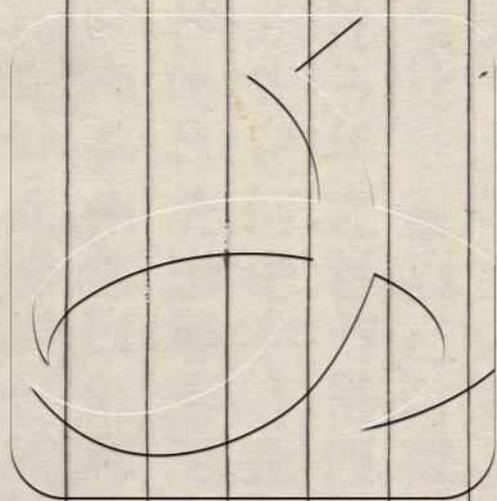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
然澗底色雲溼煙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
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才枝得見成陰否人生
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
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
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丈以爲固不能保其必
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
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
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
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
樹開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
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
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
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
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
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
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

之大觜鳥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鳥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鳥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卽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

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尙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官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寶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

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寶
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寶正固

寶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
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
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
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
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
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
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
時小人得易而悔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
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
大夫相李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
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
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
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
所嗤又辭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

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

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

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

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

二日王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

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讀爲承

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

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

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

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卽位卽書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

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在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卽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

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

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瀾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因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卽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

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讐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旣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旣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

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旣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閒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麻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麻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

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麻世多用之近又有三麻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

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
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
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
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
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平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
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
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
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

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讐及爲叔
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
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
康弼調護之勤訂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
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
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
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卽
位時有寒僑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
閒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
有遠祖風唯呂温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

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爲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

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
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
上卽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冤如是
今之論議者畧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
臣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
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
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
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
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
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
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爲師仲方天任
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余聖求爲應求周綱字
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
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
京當國遏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
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
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旣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
詔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爲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爲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卽爲漢隋之後卽爲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徵是以其事暴自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

爲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爲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爲葬薶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

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濫刑罰暴酷親疎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

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
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夫敗天下之民如
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
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
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
睢攻越鑿渠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
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
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
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
戰勝之武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
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
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修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
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爲
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
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
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
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

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網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徵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

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謗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
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
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間二
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甌山上元閒
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
虛耗海內爲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
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
閒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
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
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
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腳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
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仝集中有
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

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
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
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
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
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
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
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
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
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
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
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
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
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
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
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尙
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
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

近代因循之弊牙拔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
開國而有食邑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
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
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
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勳文
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
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拔得遷秩轉
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圍薪芻之費其數
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
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爲逐處之患
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
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
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
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
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
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
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
而瘠吾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

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
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
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尙以爲騎士無所
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白字相字其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
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
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
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晒小吏最相輕
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
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
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
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
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
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
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
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
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
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
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
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
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
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其字獨字
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
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
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
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
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屏屏草屨也大
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
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
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
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
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
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
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
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

冠者勝九人鬚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鬚者勝
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按其
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
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
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
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
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
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
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
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
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
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
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
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
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

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
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
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
其事然以令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
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
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
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
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
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
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爲亂陷數州凡得官
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抗卒陳通爲逆每獲一
命官亦卽梟斬豈非貪殘者爲吏倚勢虐民比
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
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
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啟求之乃得競

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
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
韻上得盛病柄合橫映負併鏡慶十字宴宣猷
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
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
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
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
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
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
言其故王卽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
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
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
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
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
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
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
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
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

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啟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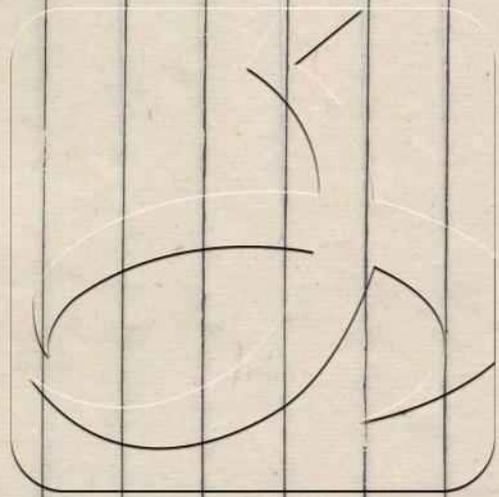
公爲尊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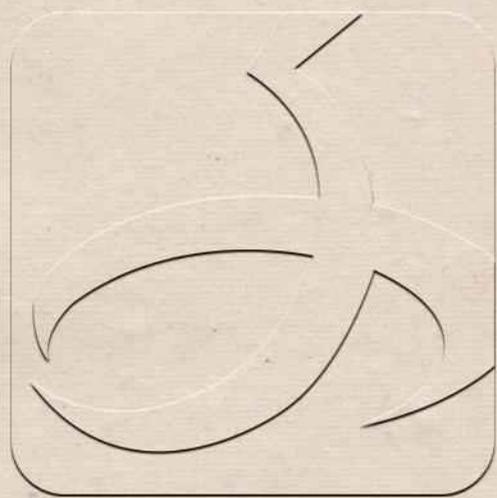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

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閒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成都爲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71021568

續筆五

五

